

大学勤工俭学往事

□张东伟

人生的行囊里,总有些旧事,如一枚枚温润的琥珀,封存着时光的色泽与生命的微响。四十载光阴弹指而过,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,在河北师范大学读书时那段勤工俭学的日子,却依然清晰地烙在心底,每每思之,恍如昨日。

我来自燕山深处的农村,身后是八口之家赖以生存的薄田,与父亲在公社当合同制工人那份微薄的薪水。能考入河北师范大学,于我和家庭皆是荣光,亦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。幸而,学校体恤我们这些贫寒学子的窘迫,组织了勤工俭学,让我们在求索知识之余,也能以一己之力,撑起一片小小的晴空。

我的第一份“营生”,是在师大门口的树荫下卖冰棍。从学校租来一个白色的木箱,里面衬着厚棉被,课余时间便匆匆赶往冷饮批发站。初时,我抱着那冰冷的箱子,站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,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,目光躲闪,羞于吆喝。同学们投来的每一道目光,都像是一根细小的针。说来也巧,我当时是学校曲艺团里说相声的,迎新晚会、元旦联欢上,也算是个混了个脸熟的“小名人”。这一下,可“坏”了事。过往的同学总有认出我的,“哎,这不就是说相声那谁吗?来来来,支持你一下,买根冰棍!”他们善意的笑声和热情,瞬间融化了我心头的冰壳。我渐渐放下了那无用的书生意气与羞怯,开始学着大声叫卖:“冰棍——奶油冰棍——”声音从最初的细若游丝,到后来的清亮坦然。那一声声吆喝,卖出的不只是冰棍,更是一个农村青年迈向自立、笨拙而坚实的第一步。

新年将至,我又嗅到了新的商机。那时的大学生,时兴互寄明信片传递祝福。我立马行动,批发来一大挎包印着风景、明星的明信片,斜挎在肩上,像个货郎,穿梭于石家庄的各所大学之间。“同学,要明信片吗?新年寄给朋友正好!”这生意竟出奇地好。看着挎包一点点瘪下去,又急匆匆地去进货,心里充盈着一种单纯的、奔跑着的喜悦。最后没卖完的,我也不觉惋惜,正好自己拿来,一笔一画,寄给了天南海北的旧友与新朋。那一张张小小的明信片,承载的何止是问候,更是我自力更生的满满成就感。

最令我难忘的,是一次我们历史系组织去北京游学。我心向往之,却囊中羞涩,无法成行,只好请假未能参加。不甘之下,我竟冒冒失失地跑到了当时名震全国的石家庄

造纸厂,鼓足勇气,寻到了那位传说中的“明星厂长”。我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——想利用假期打工,挣点儿生活费。厂长听着,目光由审视转为柔和。他或许是被我这农村孩子的莽撞与自立所打动,不仅应允我在厂里做了10天工,临别时,竟塞给我50元钱,还特意买了几个金黄油亮的面包,塞到我手里。他拍着我的肩膀,语重心长地说:“孩子,拿着。好好读书,将来毕业了,找份好工作!”那50元,在当时于我而言,不啻为一笔巨款;那几个面包的香甜,与那份来自陌生长者的温暖,让我一路从厂房走向学校,脚步都是飘的。虽然最终我也没能去成北京,但这份际遇,却比任何一次游学都更深刻地教会了我:人间自有温情在。

自然,还有在肉铺里打工时手起刀落时沾染的油膩,书亭前吆喝着售卖杂志时的沙哑嗓音……那些日子,起早贪黑,风里来雨里去,常常是啃着冷馒头赶上工,在熄灯后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爬上床铺。艰辛吗?自然是艰辛的。但如今回望,那段岁月磨砺了我的筋骨,更擦亮了 my 的双眼。它让我过早地体会了生活的不易,也让我更早地见识了人情的冷暖,社会的广阔。

四十年白云苍狗,那个怀抱冰棍箱羞涩的青年,那个背着挎包奔跑的学生仿佛就在眼前。感谢那段清贫而丰盈的岁月,它用汗水为我浇筑了人生最坚实的基石。往事的滋味,品来,初是微苦,而后,满口回甘。

作者简介:

张东伟,满族,出生于1965年11月。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多年来在工作中曾策划主编或参与编辑出版文学、史志书籍十余部,业余时间坚持散文创作,先后在《当代人》《散文百家》《乡音》《河北工人报》等三十多家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多篇,已出版散文集《岁月灯火》。

蹄声里的旧时光

□梁华春

儿时的故乡村口,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。每当我在路边放牛,或者放鹅,目光总会不自觉地追随着路上赶车人的身影跑。

那些来来往往的赶车人总是独来独往,早出晚归。去时,车上堆满粮食或柴草,赶车人双手紧攥着车把,身子前倾,嘴里不时“驾!驾!”地吆喝着;回来时车上空了,夕阳之中,有人如猫一样蜷缩在车上,有人如一个大“字”写在车板上,任由毛驴悠悠地笃行。

每每见到这种“去时如拉满的弓,回时似松开的绳子”的情景,总令我好奇满满:“赶车人一个个究竟去了哪里?为何无一例外地放心地将自己交给一头毛驴?”

一天,邻居王婶家来了个北方亲戚,人称老杜,是个赶车的老把式。闲暇时,老杜总喜欢一边为毛驴梳毛,一边和乡亲吹他去过哪些地方,以及自己的赶车心得。那些陌生的地名如风般掠过耳边,倒是有些谚语似的话让人玩味不已。诸如赶车讲究的是“三分赶,七分哄”“牲口通人性,你对它好,它就对你好”等等。

每次喂驴,老杜总将嫩草放在掌心,摊在毛驴嘴边。毛驴呢,总是先支棱着耳朵,轻轻打个喷嚏,嗅一嗅,再用舌尖卷起草料,慢条斯理地嚼起来,活像个被宠坏的孩子。喂完草,老杜又摸出烟袋锅子,往鞋帮上磕一磕,埋上烟丝,用火柴点着,蹲在那儿抽上两口,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,飘在风里,混着边上毛驴蹄子刨地声,引来小孩子们的围观,以及路过乡亲的调侃。

后来我上了高中,要去县城读书。每个礼拜一清早,天

还黑着,我就得赶路。遇见赶早集的独行车影,心里就放松了许多。跟在车子后面,毛驴的蹄声在寂静的黎明里格外清晰,铃铛声传得很远,却又很快被黑暗吞没。

难忘的是那些坡道。上坡时,赶车人弯着腰,双手死死拽着车把的侧影,毛驴的喘气声混着车轴的吱呀声,令我不由自主地跑向前,双手掌心抵着粗糙的木板,清晰感受着车子因负重而产生的震颤。下坡时,车把突然向下一沉,赶车人鞋底蹭着地面的声响,毛驴脖子上铃铛的晃荡声,碎石从车轮下迸溅到路边草丛的扑簌声,又引得我跟着车子小跑。

想起老杜说的“没有死死把过车把的手,不配在回程睡觉”,这时才恍然明白,那些酣睡的景象,早在上坡下坡的每一次较劲里埋下了注脚。

再后来,我离开故乡,去更远的城市读书。课余时,听着上铺同学收音机里面传来的《赶牲灵》歌声,沉浸在那悠远之中带着苍凉与幽怨的调子里,不禁浮想联翩:“陕北人称牲畜为‘牲灵’而非‘牲口’,格调是多么的高。人依赖牲灵负重跋涉,牲灵仰仗人指引生存方向,孤独的二者在艰苦前行中成就彼此。生命终究都是孤独的。如果将人的身体比作牲灵,思想精神视作脚夫,那么人生路上,我们何尝不是在赶牲灵呢?身体和思想精神之间,在生活重负下,既彼此信任,又共同前行,才会愉快地行稳致远。”

如今回乡,柏油路上汽车轰鸣,再也听不见曾经熟悉的铃铛声了。只有偶尔在梦里,我才会见到老杜赶着驴车从晨雾中走来,毛驴的蹄声“哒哒”地敲在心上。

本版邮箱:yzwbwszh@163.com

立冬的味道

□张丹

立冬日,我坐在公园长椅上翻书,脚边的银杏叶打着旋儿落下,金箔似的铺了半尺厚。城里的浪漫是精致的,可鼻尖一凉,倒勾得我格外想念老家立冬的味道——那是混着霜气、红薯香和棉花暖的,实实在在的烟火气。

北方的立冬才叫有嚼头。风卷着碎霜,钻进村头红彤彤的柿子灯笼里,把砖墙上的青苔都吹得精神了,红柿、青瓦、黄草垛,远远望去就像谁泼了碗浓墨重彩的画。

晚秋刚过,地里的活儿才算收了尾。大地卸去了一身葱茏,像位刚忙完秋收的妇人,疲惫却透着踏实。乡亲们把最后一把红薯梗归拢好,老牛便拉着犁头“吱呀”开道,翻起的土块带着湿气,撒下的麦种埋进去,就是来年的盼头。

我和小伙伴们放学就往田埂钻,专找那些被遗忘的“宝贝”。霜打的红薯在土里露个红尖儿,花生壳子则藏在枯草下,都逃不过我们的小眼睛。最爱的是冻得硬邦邦的小红薯,揣在兜里暖手,啃的时候得先咬个小口,“吸溜”一下,酸甜的汁水顺着指缝流,冰冰丝又甜津津的,比现在的奶茶过瘾十倍。

老辈人说“立冬藏万物”,这话在村里最是实在。场院里的花生晒得壳子发白,乡亲们捧着竹筛“哗啦”晃着,瘪粒儿漏下去,圆滚滚的好花生都进了陶缸,封缸时还得压块青石板,防着老鼠来偷嘴。高粱秆子光溜溜地立着,等干透了扎成笤帚,扫起院子来“沙沙”响。屋檐下最是热闹,红辣椒串子垂成小灯笼,玉米棒子金灿灿的,一看见就想起二狗大爷——他的爆米花机一到立冬就“上岗”了。

“噼——”那声巨响能传遍半个村。二狗大爷搬着黑黝黝的老机器,在大槐树下支起摊子,玉米倒进铁炉,摇着把手“咕噜噜”转。我们攥着粮票围着等,鼻尖早被预热的焦香勾得发痒。机器一抬,麻袋一罩,白花花、金灿灿的爆米花就出来了,抓一把塞嘴里,脆得咯牙,香得能把舌头吞下去。

红薯是冬天的主角,藏红薯的法子能开出花来。娘把挑好的红薯削成薄片,摊在晒场上,霜打日晒几天,软乎乎的红薯片就变得硬挺挺、黄澄澄的。夜里灶上熬粥,抓一把丢进去,咕嘟咕嘟煮到软烂,米香混着薯香飘满院,盛一碗暖手暖脚,那甜味能渗到骨头缝里。

做红薯粉条是村里的大事。洗干净的红薯放进石磨,“吱呀呀”磨成浆,滤去渣子,浆水沉淀成淀粉,再经过挤压、煮制,细细的粉条就挂在村口的绳子上了。风一吹,粉条晃悠悠的,像挂了一帘白玉。这粉条最耐炖,炖猪肉白菜时丢一把,吸饱了肉汁,嚼着又韧又香,是冬夜里最踏实的滋味。

藏红薯的重头戏是挖窖。爹带着我在院角挖坑,长2米、宽1.5米,挖深了铺层干草,顶上搭个斜坡棚,盖上茅草。红薯一筐筐搬进去,能存上千斤,足够吃到开春。我总爱跟着爹去取红薯,窖里暖烘烘的,红薯的甜气扑面而来,摸着圆滚滚的红薯,就觉得这个冬天再冷也不怕。

柴火堆也开始“长高”了。院墙边码着玉米秆,场院里的麦秸垛像个大馒头,乡亲们抱着麦秸往家运,怀里的麦秸软乎乎的,带着太阳的味道。灶膛里添上柴,火苗“噼啪”跳,炕就慢慢热起来,夜里睡觉浑身都暖融融的。

弹棉花的师傅也背着弓弦进村了。娘把新收的棉花小心地包好,送到弹棉花铺。“嗡嗡”的弓弦声里,雪白的棉絮像云朵一样散开,师傅巧手一铺,再用碎花布一缝,被子又软又厚。裁缝铺更是热闹,小娃娃的棉袄、虎头鞋挂满了墙,红的、粉的布晃来晃去,针脚里都缝着暖。

风又起了,公园的银杏叶还在落。书里的字忽然模糊起来,鼻尖似乎又闻到了爆米花的香、红薯粥的甜,还有新棉花的软。老家立冬的味道,藏着土地的馈赠和乡亲的温情,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暖,怎么也忘不掉。这个冬天,该回家看看了。